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弱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十六人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易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燦禪師

谷山海禪師已上十八人

靈岩晝禪師

啓霞楚謙禪師

福聖深禪師

千山智嵩禪師

融藏主

幾書記已上六人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辨禪師

方廣深禪師

成都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馮揖給事已上三人

雲居圓禪師

雲居祖禪師

三聖道方禪師

寂菴主

三角劬禪師

三聖真常禪師

辨侍者

越州石佛世奇禪師已上八人

兼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大鴻善果禪師親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雪竇德雲禪師

仗錫崇堅禪師

華嚴慧祚禪師

雪竇煥禪師已上二人

瑞巖石窓恭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重皎禪師

淨慈壁禪師已上二人

大鴻智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澄禪師

石霜能禪師

泰岳乂禪師

陳與義居士已上四人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

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撥然心識
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
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
話至覺錢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
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
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獨破牕紙
鑑即開門檢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
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
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極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
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嘯呻象王哮吼
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
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
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
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
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
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恁
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宜
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

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
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
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
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
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
第八
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
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恭布軒前妙香出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
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
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堂

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
內開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
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
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
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鉞停音鉢孟添
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
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
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煥
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
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仙耐變為甘
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
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

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
是一箇是兩箇良父曰秋風也鮮嫌狼藉吹
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
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暗驢滅臨濟
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
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
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
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鋸殘之血皆白
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
事寂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
一椀非唯貫鉢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

八字不著。擊禪床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捉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鰕蟬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噯。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

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後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鮮。難名已葬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轉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

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爲知領
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捧
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撥師曰蘇嚕蘇嚕曰
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
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迂龍牙因欽宗皇
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

弱八

五

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
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
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
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
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

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因即歇
若也不會兩箇鷄鷄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
尚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
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
二子兇頑狡猾貪娼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
業第三子盲聾瘡痂夢不分是事不能祇
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
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
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
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
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
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一十三日再集衆示詞曰涅槃生死盡是空

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驟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塏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平樹倒藤枯上無銜天之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掉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

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覓子周而有餘雲門道識得覓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鴉聞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寺均禪師鄒之施氏子參

第一九六冊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邀無
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做去誓不展此
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
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
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
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
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
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華爛熳始
悟降魔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

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
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
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
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
及天寧上堂鞭鐮鎖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
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
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
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
丈夫作畧二十年從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
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川盡平生脫頭
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
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玆特地理藏衣裏寶禪
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閑挨拶撒多年布換
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
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
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
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礼拜師曰向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師常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
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願承水滅師逐出院每
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誕忌則吾時至矣乞
逆郭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踞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
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
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
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
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
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叔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盡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盡撓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月一
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覓注萬派爭流
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住海笑
傲烟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開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遠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泉佛真了樂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
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陰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說使動弦別曲
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擡摩石火収捉
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咲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師因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
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
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
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
翕然歸敬未視篆其伎懼行規法深夜放火

第一九六冊

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
爰開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
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
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
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
萬年和衣泥裏輓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
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
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
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
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
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
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

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
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
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
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
顧弱人自然明白弱人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又
雨不晴出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
府灌鏤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
頭句槁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

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采意師曰東家點灯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衲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鷲子深

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鶩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鳥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獅係鼓破獅走丙寅七月十八日

羽八

十一

召法島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鍾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證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

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
甚麼却被蛇齧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
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
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
致使山薺薺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
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
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
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
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錢蛇鑽

不入錢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
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
作十拍底為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
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
芍藥華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
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鍾打鼓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
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以郭學
唇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
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
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
眉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

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問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

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紫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雨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祇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第八

十三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進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慶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甯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領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捻在這裏瞋睡笑殺陝府錢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搨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泉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處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歷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捻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野人黃梅雨來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觸醯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古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誇得親師示
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
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
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
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疊然齒舌不壞

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
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
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
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

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
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
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
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
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
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
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
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
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
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
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
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

蓋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
一似為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土
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鮮脫上堂
雞鳴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
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
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
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茅茨屋脊
漏雨打關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
這裏低頭立時結灯上座問之有因病示衆久病未
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被問隨緣
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
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

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
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
寂闍維叔設利目晴齒舌數珠同靈骨塢于
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
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制右諸宗匠晚至罷
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
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默然諦信一日
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
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
聖僧麼師詰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
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
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
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被養
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

第八

上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
杖云大眾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
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遊
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
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

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放勤抱得旃檀樹語
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滿返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
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
請堅卧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
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
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
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若一句如
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
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
議賢上座設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秘
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乱道遂將一捆成齋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問麼問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捻在我手裏祇向他道問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弱八

十七

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嗣賓王斬

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雨口邊拾得毒她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撼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耶近

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復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絞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曾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

作麼生好箇迷達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下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紙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溜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十六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滿洒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

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麼不答師大笑
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
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
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
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
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拈頭曰
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
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
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

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
恠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
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
冢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
前懽懽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猴
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
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
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
奔轅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
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
無此好僧錄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葉又卓
一下頷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杖靈骨設利
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輝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

一日燕坐瞋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
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
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
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
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臻玄奧眼命分

坐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
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
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
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
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
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
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
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
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
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口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外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果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認不得你作麼生山岡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囑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唵婆婆訶恁麼不恁麼認不得蘇囑婆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將臨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今後廢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已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潛使攝印事着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

第八

止

訖然而化潛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歲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誦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

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往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群勸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講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頌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
 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子大曰祇如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其甚麼邊事師曰賊以
 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聞
 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封時如何師曰
 驗盡當行家曰封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
 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滿山呵呵大笑漸師曰
 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爲山不管此
 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
 道吾是操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
 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
 清香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戰
十五

發

紫

空

另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